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四辑 新汉译美欧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弃儿汤姆·琼斯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英】亨利·菲尔丁



— 延边人民出版社

弃儿汤姆·琼斯（下）



邢建华 华德详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十卷 在这一卷里，这部历史大约前进了十二个钟头

第一章 内载当代批评家极须细读的几条要旨

读者先生，汝之为人究属如何，我们无从得而先知；因为，汝对人性之了解，虽亦可如莎士比亚所了解者之深奥，但亦可如某些莎士比亚之注释者并不更加高明。现在，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出现，我们认为，在我们共同继续前进之前，我们应该给你几条有益于心神的指导，以期你庶几不至于严重地误解我们，歪曲我们，像前面听说的莎氏注释者误解歪曲莎氏那样。

首先，我们要事先举以相告者为：不要不假思索，动辄对这部历史中所写诸事指摘非难，认为有悖于事理之常，无关于全体布局；因为你不能当前就了解到，这种事件如何能影响全体布局。这部著作，实说起来，可算得是我们自己独创新造的鸿篇巨制，而一个低微卑贱、匍匐地上的小小批评者，还不知本书各部之联系，未悉本书最后之结局，就贸然对其中任何部分指摘挑剔，实属狂妄之谬举。我们得承认，我们此处所指所喻，在现在场合里，未免过于夸大；但是，说实在的，要把最高级的作家和最低级的批评者二者之间的分别适当地表示出来，恐舍此无由。

另外一种我们得预先告汝者。汝善于匍匐地上以陈辞进言之人啊，即为：汝在本书登场人物中，不要以某二人太相似——例如在第七卷及第九卷中出现之二女店东——而遽抉而出之，以为缺

点。你要知道，朋友啊，有一些特征是同一行当、同一职业之中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能把这些特征保存，同时又能把这些特征的作用区分开，是优秀作家的才能之一。同样的罪恶或者愚蠢，在不同的人身上，引起不同的行动，把这种细致的不同加以分别，在优秀的作家中极少见，也就像能真正辨认这种才能的，在读者中，也同样极为少见一样；尽管我相信：这种才能之辨认为能辨认者的最大乐趣。举例而言，每一个人都能看出艾皮丘·麦门爵士和法蒲凌夫拉特利·奈斯爵士之间的差别，则需要更精细的鉴别力，就是因为不具备这种鉴别力，俗众恶冤才往往在剧院中对剧本大肆攻击。我就知道，有一位诗剧家在剧院里几乎被诬为窃贼，其证据比法律上承认的那种凭笔迹相同而据以判罪的情况还要薄弱。实在说起来，我非常担心，认为舞台上每个寡妇，只要一表现多情善感，就会背上恶名，说她婢学夫人，一味模仿黛都，所幸的是，我们这些戏剧批评家，很少有人懂拉丁文，能通读维吉尔。

其次，汝良女啊，我得预先奉告（因为也许你的心肠之温柔比不上你的头脑之清晰）不要因为一个角色并非十全十美，而就贬之为恶人，假使你一心所爱好的只有这类十全十美的模范人物，那坊间肆上有的书，可使你称心如意。但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既然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认为，还是不要让这样的人在这儿出场为妙。我说老实话，我有点儿怀疑，不知道世上的人，是否曾有达到这样尽美尽善的境地的，也就像我怀疑，不知道世上的是否曾有绝灭人性的坏蛋，足以证实朱芬勤所说的那样。

说实在的，在虚构假托的作品中，杂入这类天使一般的善人，或者魔鬼一般的恶徒，我看不出来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善恶而加以琢磨的时候，在他们心里所容易引起的不是这类榜样的正面作用，而可能是不胜悲伤、不胜耻辱，因为他们看到前一种榜样，也许会觉得，在他与别人共有的人性中，居然能有这样的善，他按情理是决难做到的，那他就会因而生出羞耻之心，忧虑之感；他们看到后一种榜样，就看出来，那种恶也是他们同样有的，而有那种恶的人却会堕落到那样令人厌弃、使人恶心的地步，他们

就同样要生出惶惑不安之感。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物有足够的善良，能使一个有向善之心的人生景仰之情、爱慕之感，那他即使有一些小小瑕疵，quashumana parhun Cavitnatura，他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也依然是同情，而不会是憎恶，说实在的，提高道德，无过于看这种人身上的缺陷，因为这种缺陷，使我们生惊异之感，比邪人、恶人的恶行坏事，更能震人心弦，深入人心。在一个善恶掺杂、善多于恶的人身上，他的弱点和毛病，因为有他的善一衬托，使之丑相毕露，所以更彰明昭著；我们看到毛病弱点给我们所爱慕的人物带来恶果的时候，我们不但受到教育，而且我们为自己起见，离罪恶惟恐不远，我们还对它们产生憎恨，因为它们贻害于我们所爱慕的人。

那么好啦，朋友们，我们对你们既已略进忠言，如果你们高兴，就请随我们一道与我们这部历史一同前进吧。

第二章 来了一位爱尔兰绅士， 及一些颇不寻常的事

哆嗦颤抖的小兔儿，本来害怕她那些数不过来的仇敌，特别是那种狡猾、残酷、专事肉食的动物——人，整天都潜伏在她那埋迹隐踪的洞穴里，现在则在浅草平铺的地上，活蹦乱跳，拱手立身，玩耍游戏；在空心的树窟里，尖声高唱以鸣夜的合唱队——猫头鹰，现在也发出呼——呼——的悠悠之音，让某些现代的音乐鉴赏家听来，也颇感悦耳；半醉半醒的村夫乡民，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坟地或者毋宁说瘞骨的丘穴，往家里走去，现在他的想象中，恐惧之心给他描绘出嗜血吃人的妖魔精灵；盗贼和匪徒，现在都双目炯炯，而忠诚老实的更夫逻卒，却酣眠不醒；用明明白白的大白话说，那也就是说现在正是半夜三更，店里所有的人，连本史书已经提到过的，还有天黑了以后才来到的，都包括在内，全都上床就枕。只有内室女侍苏珊，还马不停蹄，一直活动，因为她得把厨房

都洗刷完了，才能在爱她、盼她的那个马夫的怀里，得到安息的去处。

在店里的情况就是这种样子的时候，一位绅士骑着驿站的马来到店里。他立时下了坐骑，来到苏珊面前，样子突如其来，语无伦次，急得几乎都喘不上气来，跟苏珊打听，这个店里是不是有一位女客？时间既是半夜三更，那个人的态度行为又那样奇怪，因为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都疯了似地两眼直视；所以苏珊未免有些吃惊，因此她犹豫了半晌，还没作答，那个绅士，见她这样，更加着急起来，请苏珊告诉他个实情，因为他说，他太太跑掉了，他正一路追她。“一点儿不查（假），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我几乎捉到她了，要不是我在刚要追上她的时候，又恰好发现她又刚走了。要是她在这个店里，你一定要摸着黑儿把我带到楼上，把她指给我；要是她在我来以前就起身赶路了，那你就一定得告诉我，走哪条路我就能追得上她。这样，我对你起什（誓），我可以叫你这个穷人变成全国最富的人。”跟着他掏出一大把几尼来。这笔钱，即使比这个可怜的妞儿更有身份的人见了，都得见钱眼开，打动贪心，作比现在更坏的勾当。

苏珊，从她听说过洼特太太那些话里，就毫不怀疑，洼特太太就正是那个迷失不见的逃亡人，而追她的这个人，也正是她的丈夫。因此，她认为，好像非常有理，她要是能使这个太太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那她得到赏钱，没有比这个再规矩正当的了。所以她毫无顾虑，径直地对这个绅士说，他追的那个女士正在店里。跟着马上就听从了怂恿（这位绅士先答应了她一笔大大的赏钱，并且把预付定金交到她手里），作马前卒，把那个绅士带到洼特太太的寝室里。

有一种风俗，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已久，而且是建立在坚强、充实的理由之上的，那就是一个丈夫要是不先敲门，绝不能进他太太的房间。这种风俗实行起来，有许许多多好处，对于一个稍通世俗人情的读者，几乎连点明一下都不用。因为，有了这种办法，女士们就可以有工夫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一番，或者把看着不顺眼的东西

挪到不碍事的地方，本来心思细腻，性情优雅的女人，有些情况，是不愿意叫她们的丈夫发现的。

要把实情都说出来，就得说，人类之中更文明优雅的那一部分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仪式规矩，虽然让心粗眼笨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但据心明眼亮的人看来，这里面却大有文章。而现在在这件公案里，如果这位绅士也遵守前面说过的那种规矩，那就可以万事大吉。固然不错，他也敲了门，但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常那种轻拍微击的敲法儿。不但不如此，还相反，因为他一看门锁着，就冲着门猛力一撞，其凶猛之烈，竟使门锁一下脱榫，门一下猛开，人也一下撞到门里。

他刚从地上爬起来，站在地上；我们这个男主角自己就立时从床上爬起来，也站在地上——只是我们没法子，不得不含羞带愧往下叙说的——只听他用恫吓的声音，对这个绅士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意思，竟敢丝毫不讲道理，这样凶猛地把他寝室的门撞开。

刚开始的时候，那位绅士以为自己闹错了，本来正要说句抱歉的话，然后跟着退出去；但是在月光明朗的照耀之下，他却一下看到，有女人的紧身衣，长袍、衬裙、便帽、丝带、长统袜、袜带、女鞋、木头套鞋等等了，横七竖八地乱放在屋里的地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激发了他那天生的嫉妒性格，使他竟盛怒到口不能言的程度；所以他顾不得回答琼斯问他的话，径直地就要抢到床铺跟前。

琼斯马上拦阻了他，于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会儿双方都挥起拳头来。现在，洼特太太（因为我们得承认，她也在同一张床上），我想，从睡梦中惊醒了以后，看见两个大汉在她的寝室里厮打起来，便喊起来：杀人啦！有贼啊！（喊得最多的是，）强奸啦！对于最后这两个字眼儿，也许有的人会纳闷儿，不明白她喊这个干什么，其实他们不知道，妇女在惊惧中，高声喊出这两个字眼儿来，也就像音乐声中的啦、啦、打、打等等一样，只作为表示声音的一种媒介，并不含有固定的任何意义。

这个女士寝室隔壁，有一位爱尔兰绅士，在那儿寄形托迹，长

身偃卧；他来到店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原先没提到他。这绅士是爱尔兰人叫作是专会对妇女献勤讨好的风月班头，或者专在脂粉队里鬼混瞎闹的风流浪子。他是一个高门大户人家的幼子，因为家传祖产没有他的份儿，所以便不得不走四方，闯江湖，以便寻找外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正在去往巴斯的路，想到那儿的赌钱场上或者调情队中显之身手，碰碰运气。

这个青年正躺在床上，看倍思太太的一本小说。因为他有个朋友，曾指教过他，说他想要在妇女面前得到青睐，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增长自己见识和智力，在脑子里装上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刚一听到邻室里狂叫猛喊，就从枕上一跃而起，一只手抄起一把利剑，另一只手擎着他身边点着的蜡烛，一直来到洼特太太的卧室。

如果一位女士，一下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只上身穿着衬衫来到跟前，那她因羞耻之心，一定会受惊失措；但现在这种景象，却马上就带来好处，使洼特太太的惊惧大为减轻，因为这位脂粉队中的风流浪子，刚进了屋里，嘴里就喊道：“弗兹派崔克先生，你这到底他妈是什么耶（意）思？”那另一位一听这话，马上就回答说，“唉呀，摩克拉克伦先生吗！我看见你在这儿，太高兴了。这个浑蛋把我太太拐骗了，正在一个床上睡觉哪。”“什么太太？”摩克拉克伦喊道：“我跟弗兹派崔克太太很熟，难道会看不出来这儿这位太太，就是和穿着衬衫站在这儿的绅士睡在一张床上的这位太太，并不是她吗？”

弗兹派崔克现在不但从他见到这个女士的一鳞半爪上看出来，并且从他闻到这个女士的声音里听出来（她的声音，即便也站在比她现在离得远得多的地方，都可以分辨出来），原来他不幸闹了半天大的笑话，便对琼斯说：“我要你特别注意，我并没向你道歉，因为你给了我一顿好捶，所以我决定明天早晨要跟你来一场血战，见个高低。”

琼斯对于这类恫吓，报之以一笑，摩克拉克伦先生就说：“一点儿不错，弗兹派崔克先生，你这样三更半夜，把大家都吵醒，不

觉得脸上发烧吗？要是这个店里的人并没都睡着了，你照样要把他们都惊动起来，像你对我这样。这位绅士揍了你一顿，揍得一点儿也没错儿。我虽然没有太太，但是凭良心说，我要是看到你这样对待她，我不把你宰了，就出不了这口气。”

琼斯一心只顾替他那位女士的体面担心害怕了，所以心乱如麻，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但是，据有人说，女人说逛耍赖的本领老比男人来的快得多。她想起来，在她那个寝室和琼斯的寝室之间有门可通；因此，她知道琼斯很讲名誉，她自己又很有把握，所以开口说道：“你们这些浑人，我不知道你们都打的什么主意？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我的丈夫，救人哪！强奸啦！杀人啦！”——现在店主妇赶到这个屋里了。洼特太太便冲着她把毒辣之气尽量发泄，嘴里说：“我本来还只当我住的这个店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并不是乐户妓院哪。但是这一群混蛋可把我的房门砸开，跑到我屋里来，不是打算谋害我的性命，就是打算破坏我的贞操？这两种东西，”她说，“都同样是我视为至宝的。”现在这个店主妇大声吼起来，其吼声之高，也和刚才床上那个妇人一样，她大叫道：

“我这回可完蛋了；我这个店，从来也没受过糟蹋，这回可完全名誉扫地了。”于是她转向那几个绅士，冲着他们喊道，“你们这些杀千刀、杀万刀的，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跑到这位太太屋里这样闹腾？”弗兹派崔克把个脑袋耷拉着，重复旧话说：“我弄错了，才闹到这样，我因为这个，诚心诚意地请求原谅。”说完了就和他的同乡之人一块儿退出屋子了。琼斯呢，他本是个很机灵的人，所以不会领略不到他那位女伴给他的暗示，就公然大胆地声称：他是听见门砸开了，才跑来搭救的，至于他们砸门为的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也许是要抢这位女士吧，如果他们真有这种打算，那他总算侥幸，把他们这种打算阻止了。“自从我开店以来，这个店里从来还没遇到一次抢劫案哪，”店主妇喊道，“我要你放明白了，先生，我这个店绝不窝藏强盗匪人；我嘴里没法子，不得不提这种人，其实我还真怕这种人脏了我的嘴哪。我这个店，除了老

实、善良的体面人，永远是这样的人一概不受欢迎；我还真得谢天谢天，我这个店里，永远是这样的顾客充门塞户；实在说起来，这样的顾客，有时还太多了，都招待不过来哪。这儿就住过爵爷——。”她说到这儿，就列举了一大串爵高位尊那班大人物的姓名，其中有许多，我们要是在这儿狂妄大胆，都记下来，就要犯亵渎贵人的罪过了。

琼斯忍耐了好半晌，后来才到底把她的话头打断，对洼特太太说了抱歉的话，因为他只穿着衬衫在她面前出现，同时对她担保，“除了为她的安全担心，无论在什么别的情况下，都绝不肯做这样的事。”至于洼特太太怎样回答他，而且不但这一点，即便全部过程，直到这出戏的最后一幕，读者自己也都可以猜得出来。他只想一想她所扮演的这番光景就是了；原来她是一位幽静娴雅的女士，只是她的寝室里出现了三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才从睡梦中惊醒。她就扮演了这出戏里这样一个角色；实在说起来，她这出戏演得很好，我们专以演戏为职业的女演员，没有一个在她们的扮演中能赛过她的，不论在台上，也不论在台下。

我认为，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一条理论，用来证明，贞操之于裙钗者流，是怎样特别来去自如；因为，虽然一万个女人里面，说不准有一个能作一个好演员，而且即使在好演员中间，我们也很少看到有两个演员能演同一角色，但是一旦要演起贞操贤良来，她们却都能演得精彩绝伦；而且不论真有贞操的人，也不论假有贞操的人，都一律能把它演到十二分完美的地步。

那三个男人都走了以后，洼特太太既从恐惧中安定下来，也同样从愤怒中平息下来，可以大为温和的语气对店主妇说话了；店主妇呢，却仍旧不容易把关心本店名声的心思撇开，所以为维护名声起见，又举出许多曾在她这个店里下榻的大人先生，不过洼特女士把她的话头打断，表白了店主妇在刚才这场骚乱中绝无责任，请店主妇离开，好让她休息一会儿，她说，她只希望，在这一夜剩下的时间里，可以无人打搅，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于是店主妇大大客气一番，频频屈膝多次，才起身离去。

第三章 店主妇与其内室女侍苏珊之对谈， 此为一切店主东及其店伙计皆应一 读者；一华年美容闺秀之到来及其 使人心怡之举动；此种举动可昭示 贵显，如何取得世人之欢心

店主妇既然记得，在那位女士的门被人冲开的时候，只有苏珊一个人还没上床就寝，因此马上找到了苏珊，探听她争吵刚开始是怎么闹起来的，同时盘问，那个生客是什么人，他在什么时间里，什么情况下，来到店里。

苏珊把全部事实的经过都说了一遍，这都是读者已经知道了的。她说的时候，只按自己的取舍，把事情的细节稍稍有所改变，还把她拿赏钱这一节，完全隐瞒起来。但是店主妇在刚开始查问的时候，曾对那位有关女士因怕暴徒破坏她的贞操而表现的恐怖，说了许多怜悯的话，苏珊听了，不禁想要尽力使她的女主人这一点而关心的心情平静下来，就大起其咒，说她亲眼看到琼斯从那个女士的床上跳了下来。店主妇一听这话，大发雷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她喊道，“这可得算是可能有的事儿啦，还是真正可能的啦！一个女人大声叫喊，尽力想法子叫人都来看自己出丑！我真想知道，一个女人，要证明自己护持贞操，除了大喊大叫，好教二十个人都来亲眼到她的所作所为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我求你，我的乖乖，快别嚷嚷这种血口喷人的坏话，糟踏我的任何客人吧；因为这种话，不但叫客人挨骂，也叫咱们这个店跟着挨骂，我敢担保，到这个店来的，没有混帐的无业游民，也没有穷凶极恶的穷光蛋。”

“这样的话，”苏珊说，“那只好说是我的眼睛花了。”“不错，

实在不能说，人的眼睛永远一定没有花的时候，”她的女主人回答说：“我就不相信，我看到这些善良的大绅士，眼睛不花。我这半年里，没遇见一次有比他们昨儿晚上要的那两份晚餐更阔气的；他们又那么好说话儿，好脾气，我把伍斯派锐酒当香槟卖给了他们一点儿也没跟我挑刺儿；其实那种酒味道又好，于身体又滋补，也和全国顶好的香槟一样；要说的话，我才不屑于把它当香槟卖给他们哪；他们不止喝了一瓶，还喝了两瓶。不错，不错，这样脑子又清醒、心眼儿又善良的好人，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会对别人成了祸害。”

苏珊经她的女主人这样一说，闭口无言，于是她的主人又进而谈起别人的事情来。“据你这一说，这个刚来的绅士，是骑驿站的马来来的，还带着个下人，在外面给他看马，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位大绅士了。你怎么没问问，他要不要用晚餐？我想他一定在那另一位绅士的房间里，你上楼去问问，他是不是叫人来着。也许他看到店里还有人没睡，能给他弄茶弄饭，会叫点儿什么。你千万可别再像你往常那样，拙嘴笨舌，犯死心眼儿，告诉他们，说火灭啦，鸡鸭还得现宰啦。要是他要叫羊肉，也别胡咧咧，说店里没有羊肉。我知道，那个肉铺的掌柜的，在我上床以前，刚宰了一只羊；只要我想买，他从来没说因为羊身上还热乎，不卖给我。你去吧，记住了，咱们凡是什么羊肉、鸡鸭的，没有一样不全，你去吧，你去把门开开，问一声，绅士老爷，您叫人来着吗？要不要开一份晚餐来，别忘了叫一声老爷。去吧，你要是不好好记住了这些话。那你就得永远是那个没出息的货。”

苏珊去了，一会儿回来报告说，那两个绅士在一张床上睡下了。“两个绅士，”店主妇说，“在一张床上！那怎么可能？我敢担保，他们一定是地地道道的两个小气鬼，残痞子；年轻的乡绅奥维资先生猜的，我相信一定不错，刚来这个人是在打算打劫那位太太的；因为，他要是打算干绅士们做的那类不管什么坏事儿，把那位太太的门撞开了，那他永远也不会溜溜湫湫地跑到另一个人的房间里，好省几个住房的房钱和吃饭钱。他们一定是抢匪偷贼，他们说

要追太太，那全都是鬼话。”

店主妇这样责骂弗兹派崔克先生，实在是大大冤枉了他；因为他一点儿不错，生来就是个绅士，虽然他并不名一钱；并且虽然他也许头脑里短几根弦儿，心眼儿里也缺点儿什么，但是他却不是溜溜湫湫，抠抠搜搜的那种人。事实是，他太太大手大脚了，所以他和她太太共同得到了不小的一笔财产，除了按法规规定归她太太一生使用的一笔钱之外，其余的全都叫他鼓捣光了；他想把他太太那份钱也抠到手，就虐待起她太太来；再加上他又是口醋缸，醋劲儿大得厉害；这样一来，那个可怜的太太，可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从他身边逃开了。

这位绅士，从齐斯特到这儿，长途跋涉，一天就赶完，本来就非常疲乏，又加上打架的时候，挨了一顿好揍，因此骨头非常酸痛，而心里的酸痛，更甚于骨头，所以他的食欲可就一点儿也没有了。他刚才听到女侍的指点，本来以为那位女士就是他太太，却万万没想到，实在正相反，完全不是；他的失望至于极点，所以他脑子里竟连一次都没想到，他太太却会真在店里，虽然他头一回所追捕的那个女人，却当真弄错了。因此他听了他那位朋友的劝告，说那天晚上不要再找他太太了，而接受了他位朋友好心和他同榻的提议。

那个听差和驿卒却是另一种心境。他们要叫的东西，急不能待，而店主妇给他们预备的却迟迟不来；不过，经过他们把当时的真相对店主妇说明了以后，并且证明弗兹派崔克先生并不是强盗、偷贼，她总算对他们的话满意了，信了他们，把冷肉放到他们面前。他们正在把这些冷肉狼吞虎咽，尽量大嚼的时候，派崔济来到了厨房，他原先让我们刚看到的那番骚乱吵醒了，等到他在枕上尽力想到要安心安定重入梦乡的时候，一只嗥叫着的猫头鹰，在他的窗外，给他奏了一支使人毛骨悚然的小夜曲，因而把他吓得丢魂失魄，一下从床上跳到地上，匆匆忙忙把衣服胡乱往身上一披，跑到楼下找人，以图壮胆。他听见楼下厨房里有人说话，所以来到那儿。

他这一来到厨房，把店主妇本来要回屋里安息的意图打消了，因为她正要把另外的那两个客人撂给苏珊，叫她照管；但是却不能怠慢了青年乡绅琼斯先生的朋友，特别是他要了一品脱葡萄酒，还给他加上白糖、香料和蛋黄，汤烧得滚热。她马上按照吩咐的话，把一品脱派锐酒放在炉子上，因为这种酒，兑各式各样的酒，无不立时就可以冒名顶替。

那个爱尔兰听差已经上床躺下了。那个驿僮也正要跟他同去；但是派崔济却把他拦住了，请他和自己共享同饮，那小伙子很领情地接受；因为这个塾师真正不敢一个人上床去睡；他又知道，没有多大工夫，店主妇就不陪伴他了，所以他决心抓住了这个小伙子不放，因为有这个小伙子在跟前，他就不怕魔鬼或者魔鬼的一伙兴妖作怪了。

现在大门以外，又来了一个驿卒，店主妇一听，吩咐苏珊出外迎接，她回来的时候，带进两位穿着骑马装束的年轻女人；其中有一位，衣服的镶饰富丽堂皇，派崔济和那个驿卒一见，连忙从椅子上站起，店主妇就急忙连连屈膝打躬，殷勤招待。

那位穿着华丽的女士，满脸带着特别安抚下人的和蔼笑容说，“您要是允许我的话，太太，那我就在您这个厨房的炉旁烤几分钟，因为天气确实很冷，不过我坚决不要打搅别人，所以不论谁，都请不要动，原先怎么坐还怎么坐好啦。”这句话是冲着派崔济说的，因为他叫这位女士的华衣丽服，晃得眼花目眩，胆战心惊，所以躲到屋子的另一头去了。实在说起来，她应该受到比这个更重的尊敬；因为她实在是世界上顶漂亮的闺秀之一。这位女士很诚恳地要派崔济回到他的座位上去；但是并没劝得动他。于是她把手套脱下，伸手在火旁烤着，这两只手，具有白雪的一切性质，就是不会融化。她的同伴，实在就是她的女仆，也同样把她的手套脱下，只见她那两只手，在冷度和颜色方面，显得和一块冻牛肉一样。“我只希望，小姐呀。”女仆说，“小姐您哪今儿晚上可别还打算再往前走啦。我这儿提溜一百个心哪，惟恐小姐您受不了这样的劳累。”

“哟，我可敢担保，”店主妇喊道，“小姐您绝没有那样的打算。”

哎呀，我的天！今儿晚上还往前走！真是的！我请小姐您答应我求您。快别打这种主意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小姐您本来就不会有这种打算的。小姐，您晚餐，倒不如说是早餐吧，想吃点什么？”“不过我这阵儿是什么都吃不下去的，而且，即便我呆下去，也只能躺那么一两个钟头的工夫。不过，我请您，太太，如果可以的话，给我弄点赛克酒兑奶水来，要劲头儿特别小，水兑得特别多。”

“是，小姐，”这店家的主妇喊道，“我这儿有顶好的白葡萄酒。”“那么您这儿没有赛克酒了？”那位小姐说。“有，小姐您要是喜欢赛克，我这儿有；我这个赛克，还是敢和全国哪儿的赛克都比一气；——不过，我还是得请问小姐您吃点儿什么。”“我说实在的，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去，”那位小姐回答说，“您要是费神，把我呆的房间能怎么快就怎么快给我收拾好了，那我可就太感谢您了；因为我拿定了主意，在三个钟头以后，非要打马上路不可。”

“我说，苏珊，”店主妇喊道，“大雁房间的火还着不着？太对不起您了，小姐，所有的头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了。有几位身份很高的客人，这阵儿都上床睡下了。这儿就有一位年轻的乡绅和好些别的阔佬富绅。”

苏珊回答说，“大雁房间那两位爱尔兰绅士占着哪。”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店主妇说，“你分明知道，天天，几乎就没有一天没有几个阔佬富绅上咱们这儿来的，你为什么不把顶好的房间留出几个来，预备他们来住？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要是他们是真本实料的绅士，那我敢担保，他们只要知道是小姐您要住，他们就一定会再起来的。”

“可别为了我这样惊动别人，”那位小姐说，“我可绝不许为我闹得别人不安。只要您有个能凑合得过去的房间，不管多么简陋，我呆起来，也尽够好的了。我只求您，太太，千万可别为我费事，麻烦。”“哦，小姐啊，”那另一位喊道。“您既然说到这儿，那我还好有几个很好的房间，不过没有一个房间配给小姐您住的；但是，既然您这样不拿架子，不嫌弃，能迁就。肯在我的好房间里住，那

么，苏珊，马上就把玫瑰花房间里的火生起来。小姐您还是这会儿就请上去哪？”“我觉得我已经暖和过来了。”小姐回答说，“因此，要是您没有说的，我这会儿就上楼好啦，我恐怕我已经让别的人，特别是那位绅士在冷地方等得太久了。我说实话，在这样冷得可怕的天气里，我实在不忍得把别人都从炉旁赶走了。”她于是同她的女仆一块儿离开了厨房，店主妇就拿着两支点着了的蜡烛，在前面带路。

店主妇从楼上回来了以后，厨房里大家没有不夸这位年轻小姐招人喜爱的。因为国色天香，有一股力量，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至于店主妇，虽然那位小姐拒绝享用晚餐，惹得她很不高兴，但是即使她也当众宣称，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可喜可爱的人儿。派崔济就对她的美丽秀色，极尽礼致敬；那个驿卒就满口捧她夸她，对她极尽横恣肆地盛赞猛夸，同时却不免对她那衣服的金绣花边也尽礼致敬；说她为人怎么善良，另一个驿卒就随声附和，因为他现在也来到了厨房。“我敢给她打保票，她真正是一位心善面慈的人儿，”他说，“因为她对哑巴畜类都动了慈心，她一路上，不时的问我，她骑得这样快，马会不会受伤？她进了店以后，又嘱咐我，叫我尽量给它们燕麦吃，能吃多少就给多少。”

从容优雅，谦虚礼让，是令人欣赏爱慕的，是无容的桃李，确实能使所有身份不同的人，都夸奖赞赏。这种品质，实在可以比作那位名闻远近的赫缓太太。她同样可以把她们的轻瑕微疵，减轻掩盖。这是我们在这儿忍不住不发的一番短短感想的，因为读者在这儿看到了优雅谦虚的态度，都有什么令人可爱可羨之外；但事实却使我不得不谈一谈这番感想相反的一面，因为有与之相反的事例存在。

第四章 包括欲惹万人咒骂，千人仇恨，万无一失的灵药奇方

这位小姐刚刚就枕而卧，她那个女仆马上就回到厨房，要来享受一番她的小姐拒绝下咽的珍馐美味。

那一伙人，看见她进来了，和对她的小姐一样地表示敬重，一齐站起，但是她却忘记了学她小姐的模样，要他们全部都重新坐下。实在说起来，他们也几乎不可能重新坐下，因为她把那把椅子一放，不偏不倚，差不多正好把炉火全部据为己有。于是她点了一只小烤鸡儿，要马上就烤好；她当众宣称，要是这只鸡不在一刻钟之内就烤好，那就不等了，这只要吃的小鸡儿，虽然还在棚子里栖息，而且需要逮住，宰掉，开膛，煺毛种种必不可缺的过程，才能拿到炉架上去烤，而我这位店主妇本来也会承担起责任，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全部过程都作到了的，但是不幸得很，客人已经来到了后台，亲临幕后，这就一定非亲眼看到这出假戏是怎样装扮不可；因此这位可怜的妇人没有办法，不得不乖乖地老实承认，说她店里没有小鸡儿；“不过，太太，”她说，“我可以一会儿的工夫就从肉铺里给你弄到羊肉，什么样儿的都全。”

“那么，你这是当真认为，”那位身份下贱而却心比天高的女人说，“我的胃口和马一样，能在夜里这个时候吃羊肉！一点儿也不错，你们这些开店的，只当比你们身分高的人，也跟你们自己一样啦，实在说起来，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下三滥客店会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真纳闷儿，不明白我们的小姐为什么偏偏非在你这个店不可。我认为，到这儿来的，没别的人，只有小买卖人和贩牛羊的。”

店主妇一听女仆这样糟蹋她这个店，就怒火上升，不胜愤愤，不过，她还是把火儿压下去了，只嘴里说，她得谢天谢地，她这个店常有高宾贵客，来来往往，也就自以为足了。“你不要对我说什